方山薛先生全集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四十五

祭文

祭九江文 代夏方伯作

維茲九江總括漢沔兼包淮湘洞庭彭蠡沅澧沮漳呼吸吐納環匯汪洋川流既巨神靈必臧矧際 聖明嶽瀆效靈 慈宮南來尚其敬承風濤寢息景宇清寧泝洄沿流徒御不驚維神之職庶幾依欽

祭小孤山文 代夏方伯作

維神作鎮江湖典司風浪芘覆民物于茲有年廟貌血食四方爾瞻矧今 天子仁孝明聖百神其依躬

命官僚遠奉 慈輿南祔 顯陵道經彭磯神之效
靈寔維其時尚其雲開日明風恬浪寂 龍檝疊揄
如履安宅厥其上聞以昭功德

南京吏部考察告神文

嘉靖乙巳四月六日南京吏部尚書張潤都察院右
都御史王以旂同各堂官某某等恭率考功郎中薛
應旂焚香酹酒敢昭告于天地鬼神之靈曰我 國
家舉黜勸之典嚴考察之司寔以民生休戚之關而
理亂安危之所由出也既須愛惜人才又當彰念民
隱凡我有位當矢厥心或去或留務協輿情若報恩

報怨稍失其平明有國憲幽有天刑不在其身必在
子孫惟神鑒之

祭楊子江文

惟神會通四瀆吐納百川德侔造化功贊黃玄幽明
鑒格細大不捐旂自筮仕以迄于今往來經涉惟神
寔臨乙巳奉例考察南官遭論調外義命是安旋以
會薦輒復今官守制家居先後五年今茲北上敢告
微虔

祭土地文

維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秋八月乙亥朔越二十

日甲午前浙江提學副使薛應旂敢昭告于五木土地之神維茲五木爲吳越要衝當宋德祐初文丞相天祥因元兵至常州遣尹玉麻士龍來援是時將領張全遁去二公遂率殘兵五百奮勇竭力逆元兵大戰於茲士死之五百人感二公忠義無一降者郡城士民亦皆死戰茲土寔二公死所爲吾常倡率忠義之地迄今垂三百年未有專祠此吾鄉人之耻也旂少也賤有心無力旣叨祿仕奔走未遑茲自浙歸經營相度捐俸聚材卜詰朝乙未將建祠立主春秋私祀之神其保佑以永血食謹以清幽脯醢祇薦于神

尚饗

告常州府城隍文

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甲寅三月朔日原任浙江提學副使薛應旂敢昭告于常州府城隍之神惟神聰明正直精爽英靈人有善惡可欺于衆難欺于神人有曲直不白于官必白于神應旂心跡神作證明戈奴父子常熟逃民誆財結黨汙我平生果若其言余乃獸禽顧不知耻玷此儒紳神告上帝速即余刑孔子大聖猶且矢天小子何人敢不告嗚再拜陳詞唯神鑒臨

楊慈湖先生入正學書院告文

維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後學武進薛應旂來知慈
谿縣事謁宋楊文元公慈湖先生祠下見其家衆雜
居規制未愜乃秋八月乙酉敬造木主書先生諡號
姓氏入正學書院而以牲醴疋帛修厥奠事敢昭告
曰嗚呼仲尼不作孟氏云亡六經餘燼訓詁多厖專
門殊尚競爲否臧莫適所從後學彷徨天闢斯文公
生是邦清夷古淡高遠明光受道子靜默契相忘本
心本聖無體無方築室授徒德潤湖旁熙光詠春游
息修藏發蒙啓蔽挈領提綱正學眞傳賴公主張旂

生也晩作令公郷未獲及門猶幸登堂普濟禪院隣
公舊居撤去佛像未作公祠敬修豆觴公神是依窮
源遡流誰其配之廬陵曾氏建昌傅氏嚴陵錢氏廬
陵曾氏吳縣葉氏永嘉趙氏皆獲親公之教而傳公
之微者也地有不同均藉甄陶尚賴餘休造我俊髦

謁濂溪先生祠告文

嘉靖丁酉夏五月後學武進薛應旂以九江教授謁
宋濂溪先生周元公祠下時適有閩中之役奔走道
路弗克酌水告虔越明年戊戌春正月人日率僚友
諸生陳牲設醴焚香奠帛再拜稽首以告之日嗚呼

斯道之在天下昆侖旁薄終始流行固無間可息而其存乎人者則有絶有續有晦有明孔孟不作異學朋與悠悠千載蹐駁縱横先生一出默契聖眞窮源探本揚瀾發英二儀載啓日升月恒建圖著書分明指出而從容灑落不立户門心存民物志切經綸而出處唯義不與世而浮沉唯是入先生之堂奥者謂道統之有在而粗得先生之節槩者亦謂其超出乎風塵於乎先生其眞儒者之冠冕後學之典刑而淵源所漸宜其遂得乎二程先生也應於無似忝教江州拜公祠墓精爽神游配以二程風行海流道其在

是安用旁求仰慚俯愧終身有憂更願諸賢同懋前脩

謁宋岳武穆王祠告文

嘉靖丙申冬十月己亥三日乙酉武進薛應旂謁宋岳武穆王祠謹以瓣香束帛醴酒再拜陳辭以告之曰嗚呼王之忠義達天地昭日月貫四時質鬼神而本心全具生順死安雖善於贊述者不能容一辭矣吾獨恨夫高宗秦檜何爲者哉忘國大讐甘心事虜卒之戮忠害良殃民覆國豈天理之在人心獨遺此二人耶一念之私起於毫忽而末流之禍遂不可遏

此豈人之心也哉其所以陷溺之者則然也三百年來聞王之名慕王之忠義者無問智愚賢不肖皆願食檜之肉而夷考其行則有甘心爲檜而不顧者豈其爲禍必如檜之烈耶徇私規利怙勢虐民致匹夫匹婦有一受其冤者皆檜之流也嗚呼可畏哉某晩末無似登王之祠拜瞻肖像焚香酹酒白日在天矢心千古繫茲一慨惟王其鑒之

謁旌忠祠告文

維嘉靖丁酉六月某日武進薛應旂謁贈禮部尚書前江西按察副使許公贈禮部尚書前巡撫江西都

御史忠烈孫公贈光祿少卿前戶部主事馬公贈太常少卿前江西叅議黃公贈江西按察使節愍周公之祠長跪陳辭以告之曰天地正氣萃于羣公倉卒搆難慷慨從容視死如歸不爲苟從心貫金石憤激霓虹成仁取義臣道始終天綱地維賴以不窮廟祀血食典禮追崇式瞻肖像凛凛猶生奸雄褫魄神鬼攸欽某也無似敬羞蘋藻少慰生平英靈精爽鑒此微誠

二忠祠落成告文

嘉靖甲寅夏五月朔日庚子浙江提學副使在告武

進薛應旂謹以羊一豕一焚香爵酒敢昭告于宋贈濠州團練使尹公高州刺史麻公神位嗚呼宋事誰寔壞之元兵渡江遂不能支二公盡節死戰于茲垂三百年始有此祠衆工告成妥安如儀旂亦何心天理民彝今日何日東南一路橫罹倭夷公靈赫赫尚爲保障以畢生時尚享

祭孫忠烈墓文

嘉靖丁酉春正月武進薛某謁故廵撫江西右副都御史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孫公之墓焚香奠帛陳牲設醴長跪臨風以告之曰嗚呼忠烈天地偉人江藩

遇變慷慨殺身一心不死千載猶生吁嗟此心人孰無之利害得失較計毫釐苟便身謀遑恤民彛以此思公能勿涕洟我令慈谿公墳在茲酌酒告虔天綱地維蓋寔有無窮之感而非爲年家之私也精靈英爽鑒此情辭

更定陽明先生祠額告文

嘉靖壬子春二月浙江提學副使後學武進薛某巡歷紹興謁陽明王先生祠見祠以新建伯題額因思先生之所以振起乎世道著存乎人心者恐不專在是也越夏六月某日屬紹興府知府梅守德易以今

額具香帛果醴爲文以告之曰於乎先生豪傑之才聖賢之學闢世路之榛蕪闡吾道之精一眞有繼往開來之德不止勳事捍患之功某等雖未及門竊幸私淑頃登先生之祠會先生及門之士議易今額直書曰陽明先生祠謹用告知僭踰之罪唯先生其諒之尚享

祭蔡鶴江先生文

嗚呼天下之士嘗苦於世之難逢而偶有遇合者又或恨於未得所宗此古之人所以雖不敢下從人後而往往願爲知己死也某自髫稚讀公文章竊知慕

公分縁蹇薄再二十年未獲窺公戸牖乙未南宮公適校士遂以程文受知門下鄙劣無似方且自愧而公顧莞然曰吾之於子頗類東萊之知子静而猶未能薦也顧余何人敢當斯言哉自是旂淪落江漢公兩寓書勗以堅忍是公惓惓造就之心未嘗以踈遠或遺而某之夙夜不忘公者詎謂一别公而不及再見也茲以役滿循例北上道出公廬幽明異感能勿悲哉嗚呼公以格心之學華國之才夫旣不究於時矣而吾又將何以為世用以不負公之教耶淮水一觴傾我心曲公神有知其有以鑒余之衷乎

祭張龍湖先生文

嗚呼公之名實施於天下公之門人弟子徧於寰區何有於旂哉而公拳拳屬望之情懇懇責成之義乃愈久愈切眞所謂未嘗一日不欲激昂而使之前者豈亦氣類之相感志意之交孚有固然邪不然公之剛方嚴毅於人落落而人且敬憚之不暇吾又何以親就於公也憶歲甲午公爲貫善校士南畿余以程文出公門下相見數語遂若故知及辛丑壬寅之際公貳卿南吏余爲屬官南曹事簡公每游覽金陵諸勝輒攜余以從或登危岡峻嶺或坐豐草長林究竟

理道論說物情爾汝忘形堂屬破格人皆謂弟子先
生而公之與余則併是而俱忘矣乙巳春余以南考
功奉行故事稍稍甄別致騰謗牘公時掌翰北院掀
髯極論抗排羣議而余濵死復全者多公之力也及
余遭憂廬墓公復以尚書南來時勤使問慰諭有加
旣公召入內閣余謂公之道於是大行矣今年來京
見公甚歡輒復頻處不久而病病遂不起回思二十
年間與公數見數別近臨几席則笑語移日遠寓筆
劄則累幅連篇今皆不可得矣旂獨匪人能勿悲哉
嗚呼公長沙人也昔漢文有道而賈誼沉淪固宜其

悲憤以死令公逢陽遘會官居鼎鼐位列禁近顧亦扼腕而卒是遵何說哉此寔余之所以痛哭流涕而不能解於其心者也今夕何夕余將南征登公之堂撫公之柩而莫覩儀刑矣莫此一觴中心如割長跪陳詞莫罄微衷公靈英爽其鑒之乎

代九卿祭張龍湖閣老文

嗚呼公遂已哉昔人有言曰君子之生世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斯之謂不朽又曰人臣之事君也上臣以人中臣以身下臣以貨斯之謂不負公於數者固生平之所自期待而亦天下之所屬望於

公者也公能遂巳乎哉雖然剛毅有執挺持不隨虛懷受善懇切憐才天下莫不服公之德敭歷南北游陟部院表儀士俗旋斡世風天下莫不歸公之功揚眉吐氣敷藻摛華繹微闡邃訂古訓今天下莫不誦公之言校士於禮闈者三於南畿者再登明選公類多君子謂以人事君者能盡如公哉勸講東華直廬西内盡瘁服勤死而後巳謂以身事君者能盡如公哉識達盈虛慮周損益儉以示國富欲藏民謂以貨事君者能盡如公哉是公雖年不滿於百歲位方列於三孤而所謂不朽不負者公亦可謂無憾爾矣但

某等慨儀刑之永逝嘆耆舊之凋零自不能不相看而隕涕也憶歐陽永叔以范文正之歿謂成難毀易而蘇子瞻謂歐陽公之喪將民之無祿茲吾黨之所以悼公者又豈特哭吾之私而已耶公靈爽耿耿若存其有知乎

祭熊大夫人文

嗚呼人孰不生亦孰不死然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者豈唯匹夫匹婦爾哉雖王公貴人鬚眉丈夫朝享鐘鼎暮同草木者亦不知其凡幾也吾嘗有感於宋之韓國申國兩夫人無獨成專制之義而顧能流

芳垂譽至今不死者何耶盖以歐文忠呂原明二公之賢寔其有以成之耳今太夫人令子北原翁夙受家訓為　國元老進退唯義綱維世風卓然古之大臣而遠駕歐呂則太夫人之利貞于家顯揚于世者不啻如韓如申而均為不死矣其諸膺殊錫享遐齡者則固太夫人之餘事也某也晚末迂疎多忤時俗受知原翁寔深感激茲奔播玕江適聞太夫人之喪服役羈絏未能即叩几筵而幽懷隱衷有無窮之感矣焚香奠帛用代生芻長跪臨風侑以此辭

祭顧錫巖先生文

嗚呼先生名魁鄉籍位至大夫固夫人所可能也而卓行追前修苦節激末俗文章淑吾黨政事被斯民此則夫人未易能也其追惟髫丱從游受業而先生即以遠大相期迄今三十餘年偃蹇世途尚未克有所建立方日惴惴愧無以副先生之望而先生已矣往余筮仕慈谿遵承明訓不敢墜失旣先生署篆于其邑乃寓書道及慈人去思立碑之意若有當於心者今慈人之思先生亦復有碑後先並峙而浙之士人始知不肖前日所行本原有自而先生不及見矣能勿悲哉百歲相知幽明倏忽奠此一觴我心如割

先生其有以鑒之乎

祭徐養齋文

嗚呼公其已矣而公之拳拳好修何其至老而不已也位登八座而清素儼如寒士年踰七十而效法取諸後生謂聖賢爲必可幾及謂典籍爲眞可依憑信道之篤務學之至而不遷移於論說之紛紛和不雷同貞不絕俗而始終一念惟恐沒世而無稱嗚呼若公者其殆近世之冠冕吾黨之典刑也旂生也晚辱公之知留都官舍晨夕相依文章理道參駁論思及余被謫將適盱江公率羣公允言贈送爲時主張先

母安人墍未有銘公爲秉筆光我先塋余方感公莫
知報效公忽長逝可勝痛悼灑淚捧觴聊陳此辭此
固闔郡之悲而亦非我一人之私也唯公其鑒之

祭漁石唐公文

太宰漁石唐公旣卒之五年爲嘉靖辛亥後學武進
薛某以副使視學過公里第迫于歲暮未及拜公墓
下明年壬子春爲文以告公侑以香帛牲醴屬蘭溪
教諭趙旻躬致之其文曰嗚呼斷斷無技休休有容
古之一个臣所以能保子孫黎民而仲尼錄之於書
者夫亦以三代之後其人不多見也詎謂近世有如

公者文章德望高出海內顧乃自視欿然至於人之寸長片善則激昂推奬汲汲若弗及焉蓋又不但有容而已嗚呼若公者謂非古之多才多藝而勤於吐握者之風度耶公自進士起家位登太宰歷中外垂四十年明揚士類不可勝紀至如旅者乃亦弗遺此旅之所以夙夜拊心唯恐負公之知也憶歲已亥量移南部還自西江道經瀫水公時家居訪余舟次開懷論議歡若故知旣余拜公遲留日昃方始別去踰年公復寄詩爲我先考功壽忘年忘分君子固已難之暨于乙巳余奉例考察橫罹謗讟得罪播遷南

科會疏建白適公掌銓曹　天子下公覆議公上言
旂性過自執學不狥人疾惡去奸爲國任怨願　陛
下留之自是旂獲召還以至今日昨登公堂而莫覲
儀刑矣旂獨匪人敢忘公哉敬奉一觴酹于宿草臨
風致辭灑淚如雨嗚呼昔叔向不見祁奚人皆高之
恐非士爲知己之義常秩有負申公人皆鄙焉旂也
敢不勉諸公神英爽其鑒余言當必有以鑒余之衷
矣嗚呼尚享

祭韓修撰文

嗚呼天下有不世出之才有不可必之數不知造物

者何心而豐嗇去來若是其參互唯兄溫淳博雅乃
貞精所聚而華國文章寔儲之有素獻策　闕廷遂
合　上意御劄親題首登及第職列羣華班聯禁署
而師傅公孤咸謂其可以不日而至夫何遽膺奇疾
忽爾長逝蕭然旅櫬還自京邸姚江舊居貧無依倚
在殯十有五年莫能為瘞此蓋天不可問人不能窮
而觀化感遇者徒為之興嗟而隕涕也某等情切同
年義敦兄弟客宦此邦哀傷驚悸聊展功私奉兄之
柩泉臺安止敬羞蘋藻灑淚陳辭千古茫茫九原莫
起此情此義曷其能已唯兄鑒之

祭曹封君文

嗚呼天中之野鮦水之陽有哲人焉父丞內臺子叅岳牧榮被封章济承世祿亦既貴且顯矣而其高尚之志廓落之懷則固追蹤於漢陰父老並駕於河濱丈人而不屑屑於世途之寵辱或耕于田或樵于麓而得意忘形人唯見其大帛之冠大布之服雖詩禮素閑於過庭義方收功於家塾令子所至士民咸沐其餘休而公之獨樂則固永矢而弗告嗚呼若公者正宜等壽喬松齊年濟穀胡一旦長逝而識與不識咸悼百身之莫贖況某等與令子同舉南宮義敦兄

弟而千里訃聞能不臨風而慟哭緘辭寓誠聊展情曲

代本堂聞公祭梁儉菴尚書文

嗚呼士君子生天地間立心制行雖在一人之身而實繫乎道化之消長雖若一時之事而實關乎氣運之盛衰吾嘗以是觀公盖公之鎮定凝然如山而浮雲出沒不爲之動公之操履泠然如氷而潢潦沉浮不爲之消是當於古人中求之而近世所賴以維持者也今其已矣人皆知公歷中外垂四十年而吾猶以爲未能盡公之才人皆知公躋陟融顯位大司

徒而吾猶以爲未能究公之志此吾於公之亡所以撫膺長嘆每望盧而欷歔也追惟疇昔余方筮仕公適召入同官刑曹左右朝夕見公清素愛敬逾切中雖睽違氣求聲應交誼如一去春余以秩滿聞公南歸未及一見竟成長別疾不省視訃不奔泣頃陳薄奠聊寫衷臆言有盡而意無窮惟公有知庶其鑒識

代祭楊邃菴閣老文

嗟乎士大夫之出而用世也其始孰不欲澤被生民功施社稷然或德不滿乎其位才不副乎其心遇不適乎其時而泯没以終身者衆矣維公妙悟神解發

自童蒙涵養擴充成於積學而洪畧遠猷則又深於練達故任隆師傅位極人臣而德足以體元經國出入將相心切匪躬而才足以安夏攘夷佐佑四朝洊蒙知遇而且當乎全盛之時是公之人品固振古之豪傑而鴻名碩望亦遂超出乎等夷晚雖燬毀公則怡愉高山大川磊落瑰奇青天白日夫誰不知蓋生有益於當時歿有傳於後世而今始令終可謂無憾爾矣獨余蚤歲承乏銓司公爲冢宰特荷見知茲雖歲月屢更人事遷移而感今思昔不能不向慕而瞻依敬涓一觴有淚漣如正所謂上爲天下慟下以哭

吾私公神有在庶其鑒之

代南九卿祭誠意伯劉瑜文

嗚呼盛極者難乎繼任重者易以傾故工冶之子習為箕裘而公侯之職責在干城追惟爾祖間世豪英文猷武畧翊我 皇明進封誠意顯被寵榮旂常著績策府載盟不有賢胤孰與丕承維公竒偉天寔篤生積慶流芳數虧而盈排雲闔闔謚祖文成萬戶之祿九世乃復理固好還公寔有毅志節功勳屢見旌録召虎平淮君牙纘服匪直承家光映開國玆雖奄逝亦足未世青田黃坑旦夕歸瘞某等同仕留都情

不能已莫兹一觴庶其鑒只

祭華都事文

嗚呼公殆司馬氏所謂雄傑之士也公嘗自謂大丈夫生世既不能宣猷密勿以康濟四方又不能躍馬邊疆以封侯萬里便當施舍一方役走羣動豈能局促蓬屋吮弄毛錐以取下從人後哉唯是公自環堵寒儒遂累貲素封擬迹朱頓而東南民庶咸用出入以取資也憶余丞歲單衣短褐抱藝泥塗唯公一見許以國士余雖未酬而耿耿之志敢謂公無知識耶恨余十年以來奔走仕路與公相見僅纔一二而公

竟長往雖令子翱翔上國指日封章而公亦不及待矣能勿悲哉東泉一句聊以酹公公如有知亦可以鑒余之不忘公矣

焚黃告先母史安人文

旂罪戾不天年甫十二吾母棄逝長育鼓復提攜保抱罔極之德莫知所報迨今三十餘年猶憶吾母篝燈紡績因教旂以小學孝經論語冀有成立今幸蒙休叨列仕籍而吾母不及見矣茲以南考功主事秩滿蒙降　恩命贈母安人恭奉　制勅益深哀慕仰惟慈靈歆服錫典旂雖不肖敢不敬恭益勵初心爲

子爲臣罔或荒墜以貽毋羞

吊太學生莊效才文

嘉靖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太學生莊君卒於號舍越七月朔同舘生常州薛某具瓣香尺帛爲文以吊之曰嗚呼莊君非選貢而來太學者耶君來我出我復君病雖爲同舘兩不相值未及通姓忽驚君訃蕭然旅櫬行道傷嗟而況同儕能無隱懷君之來此也其將終爲入仕計也不然何病而不歸歸而不棘而竟殞於客也其亦有感於世途見貢非可藉以仕而抑鬱以至是耶吾則謂天地廣大江湖浩茫安往不

可以容與而徜徉高官大拜達人且有不屑胡為戀戀於升斗之微丞尉之行也君其或者不在於是而別有他故邪吾皆不得而知也陶子為詩哭君薛子為文吊君二子與君未嘗有讌游一朝之好而乃為是者蓋觸於孤嫠之慘荒楚之寓而因傷夫出處之際也豈謂無從之涕耶唯君其鑒之

吊馮貢士文

嘉靖乙未冬十二月延陵薛子將知慈谿縣事至浙省城時貢士馮材新領學臺選貢謁薛子於旅邸恂恂然一儒者既至縣更復來見請贈言北上爇復其

言貌風旨益愛重之然因循未之贈也明年四月旣望遁人以貢錄至自省城薛子命吏往遺之返曰禡貢士昨死矣薛子傷悼爲罷聽事以瓣香束帛弔于其家爲文以告之曰嗚呼貢士窮達利鈍信有命耶命存乎天天道賞善而刑淫如君者而顧不祿此何命也豈數不可窮理不可究而值夫未定之天耶茫茫無知將誰問耶邑里士人皆稱君爲善士而疑君之福余謂不然君雖不祿而士論若此獲者終矣彼白髮蒙頭黃金横帶者世豈無若人哉然或身集百詬天下傳之史冊書之孰壽孰夭其視君何如耶余

雖與君未爲深交而亦嘗一接顏色再聞士論且爲幸於斯矣昔季子邂逅徐君爲之掛劒余固季子之鄉人也雖不能如其義而亦豈能恝然於君耶君有知耶其無知耶其聞余言尚不可以慰於幽冥耶

祭張通判文

嘉靖丙申夏五月日張公以寧波府判署事象山竟卒於署所越幾日柩還于府治於是其屬官慈谿縣令薛某剗羊釃酒以祭之且告之曰嗟夫造物者難窮而人之所值靡定顯晦修短聚散悲歡其眞夢幻泡影而達人哲士所以蜉蝣天地傲睨今古而不一

置於懷也吾於公之亡能不重感於中而益信天下
之一無足恃也維月之初某嘗謁公于府廨公論及
時事反覆移時雖神閒氣徐而詞旨惻惻若深有不
平者且自謂有負俗之累不能決去而不免俯仰以
希朝夕之祿也嗚呼悲夫公有隱衷矣蓋公嘗為國
子六館先生雖不免晨立於堂然退與司成則坐而
論道而章縫之士又日執弟子禮于其前未嘗呼諾
進退傴僂如僕臣也一旦來此宜公之不能為情矣
然公瑩膚玉色勁拔雅操以常理論宜其遐福詎謂
別不踰月而遽聞蒿里之歌遂作雍門之調也某迂

疎狂妄公每畧跡而原情是雖未甞杯酒彈劒而萍水之逢均可謂意氣相傾者矣公今巳矣揚觶陳辭其有知乎

吊王主簿文

嘉靖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九江德化縣王主簿逆操江都憲簡公於江上遂溺死九江府學教授薛某爲文以吊之曰嗚呼古之不吊者有三而溺居其一君固死於溺者余獨吊也與哉夫亦以君之死甚慘而其情有足感也去夏四月余至九江君往彭澤至冬十月余歸自閩始一識君形體壯盛不謂君即死

南越月而迎謁上官乃竟死于江耶時余亦在江中
黃風大作白浪排空雖履平地不免肅然而恐君顧
衝濤向風逆舟而上大呼以報職名豈以奔走逢迎
小官常分而不虞其有他變耶吾則謂主簿之官升
斗之禄亦不甚富貴胡爲周旋不舍甘蹈滅頂之凶
而倏忽之間遂致寡妻孤子而抱痛於無窮耶余比
君之官雖閒冗稍異而階尚小君一級亦不免奔走
風塵而去住未决視君之死不能無感于衷矣萍水
世途繫茲一嘅江流浩茫潮汐上下君其依憑而有
知乎

祭邵明甫文

嘉靖癸丑春邵明甫以浦城知縣入覲北歸夏四月朔將復之浦城余送之溪上既家人自杭來報明甫訃矣余驚悼疑信如夢寐中事即遣人迓之是月十九柩果至余哭於其家乃具瓣香束帛特羊果脯爲文以祭之曰嗚呼明甫將遂已哉明甫昔從余游年方丱角爲文輒出羣輩吾謂與邵氏者必明甫也既果軒翥庠校文名日起及壯遂登進士先知長興復補浦城殫竭心力皆綽有賢聲且性資委順練達物情不問鄉黨仕進人皆宜之吾又謂取大官躋要路

者必明甫也顧別未旬日乃竟至此謂之何哉天道未定人事難憑余固不能不爲明甫悲矣且老母弱子值茲世態余又不能不重爲明甫慮也余與明甫故舊恩義有同肉骨豈伊異人哉固不必臨訣之書而後爲明甫深長計也明甫有知亦必信余言於九原矣嗚呼痛哉尚饗

祭周子吾文

烏乎天乎以生人爲心以造物爲利長育成就宜無不至胡今夢夢反常爲異顧於善良方成忽敗吾與而廢吾鄉數里生人萃聚何啻千百秀穎出羣百無

一二不半年間明甫夭折子垂繼逝于嗟乎天竟亦何意矧我子垂温恭雅飭忠厚豈弟少從余游勤苦自勵出入相隨文章道義既舉于鄉黽勉克家以光先世柰何數奇七試南宮弗獲一第今年歸來惘惘失意我謂子垂不當較計忽爾疾作我心憂悸亟往視汝汝謂不死再踰旬日乃竟不起于嗟乎天殲我良朋胡酷乃爾豈茫茫者不可致詰而未定之天顧忽忽若是耶奠茲一觴我心痛裂子垂有知庶或聽之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四十六

祭文

祭涇野呂先生文

嗚呼昔文彦博題明道之墓而伊川序之曰周公没百世無善治孟軻死千載無眞儒而謂明道爲孟子之後一人旂不佞亦謂先生爲明道之後一人而用世之未究人言之不同此則浮雲之過太虛尺霧之障日月固不足爲先生重輕也旂蚤從先生游至是垂三十年歷觀談學之士徧寰區矣而敦行務實孰有如先生者哉茲過先生之祠而幽懷耿耿恨不能

起先生於九原而從之邁也所跂履世途備嘗險阻而甘心順受一切視爲平地皆先生之教之遺也敢忘所自乎奠觴灑淚抱戚無涯公神至誠其必鑒余言之不欺矣

祭王槐野文

嗚呼吾兄望隆東觀文逼西京挺身玉立吐氣金聲固已爲世途之按劍州黨之萋菲而不容于人矣胡又三秦晉洛地震山崩百萬生靈一夕壓死而兄與谿田苑洛竟亦預於其間耶豈造物亦有所靳而上天生才之意有固然耶災變至此吾甚惑焉往歲余

自浙回已分首丘唯兄屢書促出余昨上疏乞歸而兄又沮不容進謂余或可以少補于時也今且除籍而歸矣道出華山臨兄荒櫬撫膺一慟頓足嘔心盖寔有無窮之感焉而去就死生固勿論也豪傑如兄英寃不泯有不洋洋而來即耶

告華山神文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正月甲子武進薛應旂將東歸故里道出華陰謹焚香奠帛敢昭告于西嶽太華之神維神路中土西偏當七宮正位崔巍雄峻而呼吸之氣上通帝座鑒善察惡呈瑞降災運行亭毒細大

不遺旂今出關矣神其謂何旂本不類直躬任質狹量好修濫通仕籍二十餘年顛頓間關百千萬狀旣東去越復西抑秦幽懷隱衷苟違理道神其有不鑒者乎竟致鑠金銷骨進退不明平生苦辛一旦磨涅雖人無所不至豈至此哉我罪伊何神其詔之倘負此心殃民蠹國則伊洛交流江淮浩渺尚能濟涉而歸耶嗚呼神乎旂茲去矣

祭谿田馬公文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冬十二月十二日亥子之交地道震動關中尤甚山城垣屋傾頹士民壓死者萬數

谿田先生三原馬公亦與焉越明年丙辰春正月人日武進薛某謹以牲醴香帛奠於公之靈而哭且言曰嗚呼禮不弔者有三而壓居其一以非順受其正也公學究天人識窮常變明禮達順宜莫如公而竟死於壓焉豈尚踈於趨避邪吾嘗觀公之素矣公避勢利之壓則乞身早退避名聲之壓則晦迹商山其視世路不啻巖墻而凡所以慎慮而豫防者蓋恒如彭籛之覲井矣顧年逾大耋而値茲刼數豈天人相與之際常者可以理推而變者不可以逆覩邪豈天厭斯人奪其善類俾不得有所觀法邪豈天之生公

本欲爲世用世旣不用遂收之而去邪豈公名太盛造物所忌與千萬人同日壓死將玉石俱焚而無所分辨邪抑大化流浪去住推遷聽其所止而漫不容心邪是皆不可得而知也天道茫茫將誰問哉客歲余入關中行役往來過公者六公敦宿好必迎送郭門欵曲論議一如壯年余意備此耆舊天其或者有待唯九月過公公乃遠餞于郊設席拜別且屬以身後之文余告以余且未去關中公不當以筋力爲禮公不許慘然下拜乃竊疑之詎謂逾月而公遭此矣謂公爲有所知邪而公何不之避也謂公爲無所知

邪而公何以有此無從之拜身後之託也是亦不可得而知也幽明異路又誰問哉吁嗟乎公無乃昔人所謂與天壤俱敝者乎公神如在其必有以鑒余之隱衷矣

祭徐太安人文

嗚呼介推之母願歸綿上尹焞之母不屑祿養此皆古今人之所推尚者也誰謂千載而下有如徐母者乎母之相夫教子內則閫儀宜于家人刑于戚里固不俟言已唯令子陽濱司徒士譽正隆官階甫進遽吁呼閶闔抗疏陳情掛冠解組舍車而徒非母之賢

其孰能成之回視介尹毋子眞後先一轍此寔某之所景慕而有遺思者也且余少與令子同游學晚年流寓秦淮亦惟令子焉依毋雖壽考令終能不感愴於衷乎長跪陳詞奠茲一觴庶幾少展通家之誼也

祭張省祭文

嗚呼死生亦大矣人知審於死生之際者亦罕矣君何以死哉頻年海寇陸梁深入中土如履無人之境焚殺士民何啻百萬而閭井日索幾於丘墟矣夫以東南才藪謀夫勇士夫豈少哉莫能爲之捍禦者凡以爲身之意多愛死之念重苟延朝夕雖重托干城

之寄者亦不遑恤也君一命未膺而朝不坐燕不預方寇將逼城委而去之誰復罪君而君乃奮不顧身躍然出戰誓不與賊俱生卒至捐軀以殉而賊亦爲之退舍此豈匹夫匹婦之爲諒邪蓋寔憤屠辱之慘激委靡之習雖死而有所不顧也古云以死勤事能捍大患孰謂君非其人邪向使沿海上下大江南北鬚眉之夫盡若君焉則一夫當先千人决拾又何憂乎海寇何藉乎擾兵而重貽無窮之患哉余廢棄無能爲矣視君之死寔重有感焉酌酒陳詞聊洩我懷而非止爲鄉戚之私也君靈英爽有不洋洋而來即

平

祭唐荊川文

荊川唐君旣卒之又明年嘉靖壬戌二月五日將安厝于陳渡村之新塋先期朔旦其姻友薛某以瓣香束帛牲醴果脯之儀奠于几筵因致辭曰嗚呼君以博古通今之學經常權變之才名動海內而海內士人以御李識韓爲幸者多奔走而嚮慕之矣雖死猶生夫復何憾余追惟弱冠卽與君知而意氣相期寔有不在古人下者旣而先後入仕皆不究平生之志此固行止有命亦何足論獨晩年元撕或異同於子

靜之言而互相參駁終歸大同彼不知者乃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嗟哉嗟哉毛錐小技淺丈夫之所不屑也若君與余豈有是哉兹值君蓋棺之日悼哲人之長逝悲衆言之易淆不能不一及之也嗚呼鍾期既死伯牙絶絃落月屋梁疑見顏色藝士且然矧余與君情其如何九原有知當必有以諒余之衷矣尚饗

吊查近川文

京尹近川先生海寧查公既卒之明年爲嘉靖壬戌九月既望其友人武進薛某具瓣香束帛以吊之因

致辭曰嗚呼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如故顧意氣之何如非特日之能預初公之秉筆諫垣持衡銓部經綸之學久巳展布余方迂迴世途游經遷播晚入祠曹始與公晤公即握手以論交恨相見之遲暮既余視學浙中乃公之鄉土公雖餞之郊外三爵而行一辭而別未嘗片言托以親故及余抵浙而令子多賢竟以文知不啻未叔之於子固柰余蹇拙多忤要津讒謗朋興行將議黜唯公抗言部堂以至動色謂余鄙人匪但學政之無忝恐亦人才之　余雖不足以當公之言而公敦友朋之義直犯危疑而不顧

凡今之交覩勢厚薄有如公者屈指不能以一二數君子方望公以大用謂將有所恃而不恐胡天不憖遺哲人逝而與言於悒再晤無期余杜門待盡與世無涉不敢爲天下慟聊以哭吾私公靈不泯尚其鑒之

林巡撫哀辭

隆慶己巳夏五月巡撫都御史僉堂林公卒于姑蘇之臺越月既望其治下七十老人武進薛某以瓣香束帛㭬于公柩前因致辭曰嗚呼公蓋希世之豪傑也卒之日年僅四十而功在國家名在海內亦可謂

無憾爾矣但天下知公之嫉惡去奸而未知公之好賢樂善天下知公之爲國爲民而未知公之爲學爲道余與公平生無故舊之雅而辱公有傾蓋之知徃復論議始知公有得於切問近思詳說反約之指而凡所作爲有定見定力蓋自實學中來非一時氣魄用事者可擬議也若公者豈易得哉嗚呼天乎胡不慭遺以惠斯民也最後聞公微語隱衷似謂公不負人而人或有負公者余謂非負公也其所見則然也流行坎止修短去來固自有數九原有知尚無鬱鬱於茲也於乎哀哉公其鑒之

追告先母史安人

隆慶五年辛未秋九月朔日男應旂跽告于先母史安人神位追惟吾母以正德六年辛未六月十三日卒迄今辛未六十有一年矣旂先於嘉靖二十二年五月以南京吏部主事考滿蒙　朝廷推恩　勑贈母爲安人禮宜焚黃告文已具偶值家有小嫌遂不獲成禮因循廢閣遂踰二十七年旂罷官已久豈敢聞諸有司負歉抱戚日夜不安茲特陳牲設奠謹謄原奉　勑命幷製冠帔焚於神位前此眞禮之變也無任悽愴唯母鑒之

祭薛畏齋文

嗚呼人之志不一而士之品有三功名富貴豈不偉然絢赫哉而志於聖賢之學者則於此有所不屑焉夫若人者古來不數見天下不常有而近觀吾黨兄蓋其人矣兄與余同宗異邑而譜逸無徵自為諸生時邂逅郡中以年相若以行輩相稱旣而入仕有先後出處遂互分四十餘年各不相聞兄銳志陽明之學以象山為準的以良知為入門自慶方披榛而見路深恨早年朱學之支分旣逾從心之年益好此學而不倦務著書以立言客歲辛未始見余考亭淵源

之錄反覆於孔孟教人之篇遂振衣策杖扣余柴扉竟日相對於茂林豐草之間謂累百年爭辨所未決一朝開發而豁然數十年馳騖於四方而不知道在於目前余方服兄之虛已將日尋兄於大江之陰君山之巔詎謂兄頓悟而遽逝俾余獨抱遺經而涕漣兄平生宦轍所加種種可傳自今觀之唐虞事業且如太虛浮雲此又何足形之於言故余持瓣香以舒悰束生芻而告虔惟兄所志之大其諸瑣瑣者不一及焉嗚呼以兄之志學而位不至公卿年不躋上壽似若未厭衆心而後世有述嗣續多賢兄亦可謂

無憾爾矣兄靈不昧其必重有契於吾言

家廟落成告文

維隆慶六年壬申十二月二十九日孝玄孫致仕按
察副使應旂謹以羊豕果脯酒醴之儀告于高曾祖
考曁高曾祖考妣各神位前旂昔創建祠堂逼窄頼
祖宗庇佑官叨四品應立家廟今年自秋徂冬改建
落成參考程朱二大儒議擬及今王陽明先生所定
奉高祖及妣居中南向曾祖以次及於先考主事府
君左列西向曾祖妣以次及於先妣安人右列東向
庶尊卑有序夫婦有別恩義允當神靈斯妥謹此告

知伏惟鑿欵